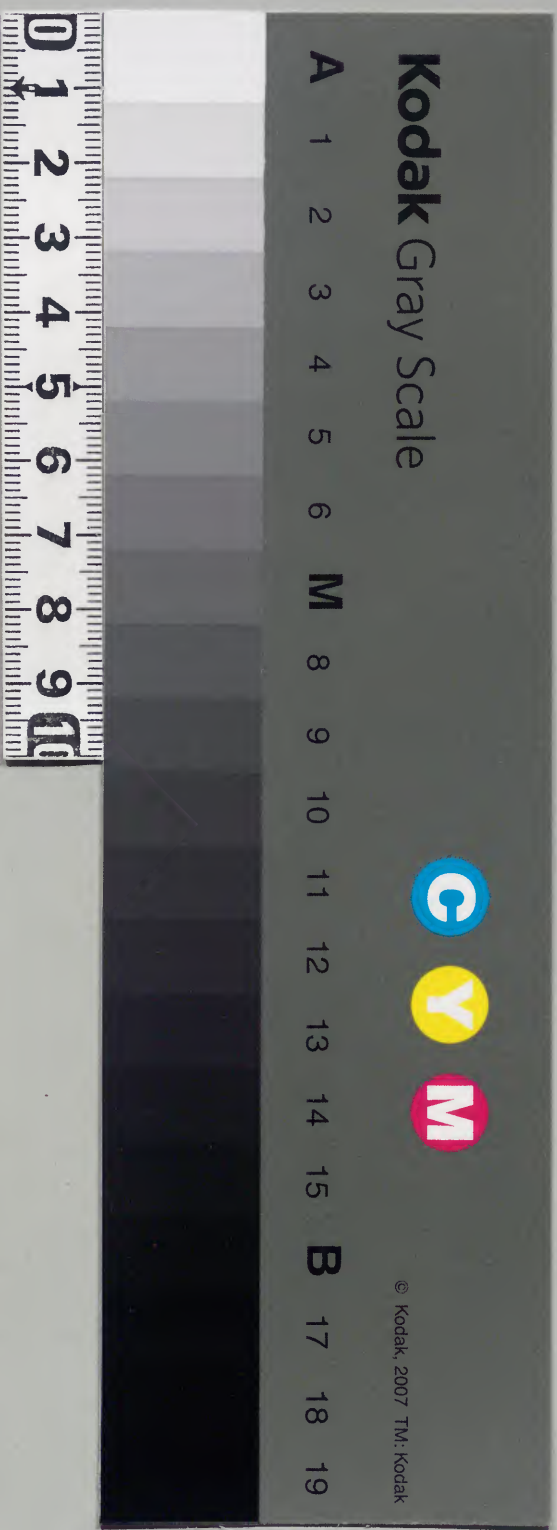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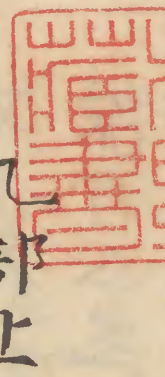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號函架冊
 三〇二六
 一〇

內閣文庫
 漢書
 三〇二六
 一〇
 函架冊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26
冊數	10 (2)
函號	366 86



駢志卷之三



淺草文庫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師經援琴撞魏文侯

師曠援琴撞晉平公



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
經援琴而撞文侯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
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

韓非子晉平公與羣臣飲之酣乃喟然嘆曰莫樂為人
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于前援琴擴之公披社
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

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釈之以為寡人戒

鬻拳諫楚子臨之以兵
葆申諫荆王加之以荆

左傳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
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
閹謂之太伯使其後掌之

呂覽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畋於雲夢二月
不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為
葆吉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
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襪祿而

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
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母
抵罪於先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葆申束紉荆五十跪
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
遂致之申曰臣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寢痛之
何益葆申趣出自流於淵請成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
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聽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
之矰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
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應侯為民請苑
蕭何為民請苑

韓非子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粟足以活命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

漢書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陋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民財乎是日使_{持節赦出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

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又貢禹請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天子善其忠乃下詔省宣春下苑以與貧民

賈指之議棄珠匡

牛僧孺議棄維州

漢書元帝初元二年珠匡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

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賈指之建議以為不當擊其略曰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匡專用恤閩東為憂對秦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

都尉校尉及丞九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
萬人以上費用三萬餘尚未能足降今關東困乏民
難搖動指之議是上乃從之

舊唐書吐蕃遣使入朝修好俄而西川節度李德裕奏
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以城降文宗下尚書省議衆狀
請如德裕策僧孺奏曰此議非也吐蕃疆土四面萬
里失一維州無損其勢況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
戎守信爲上應敵次之今一朝失信戎醜得以爲詞雖
得百維州亦何補也上曰然遂詔西川不內維州降將
按真元中韋臯鎮蜀經畧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
至是悉怛謀遣人送款德裕疑其詐遣人送錦袍金帶

與之託云候取進止悉怛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
乃發兵鎮守因陳出攻之利害時僧孺沮議乃詔德裕
却送悉怛謀一部之人還維州贊普得之皆加虐刑會
監軍王踐言入朝知樞密嘗于上前言悉怛謀縛送以
快戎心絕歸降之義上頗尤僧孺

魏相請棄車師
仁傑請棄四鎮

漢書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
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
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上從而止

舊唐書狄仁傑以百姓西戍踈勒等四鎮極爲凋弊乃

上疏畧曰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聞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漢元納賈損之謀而罷珠厓之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

奏罷織新錦

奏罷進繚綾

舊唐書蘇頌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前司馬皇甫恂破庫物織新樣錦以進頌一切罷之或謂頌曰公今在遠豈得忤聖意頌曰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豈以遠近

間易忠臣節也竟奏罷之

又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詔進可幅盤條繚綾一千匹德裕進諫其畧曰玄鵝天馬掬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諭昔漢文帝衣弋絺之衣元帝罷輕織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乞陛下覽太宗玄宗之容納遠思漢文孝元之恭已優詔報之其繚綾罷進

孔光所言輒削藁

戴曾奏已則削藁

漢書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

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唐書戴曹所敷內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藁秘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曹于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

樊宏削草

文若焚草

羊祜焚草

義真毀草

陳群削草

漢樊宏所上便宜及陳得失輒手自書寫削本草

後漢皇甫嵩字義真前後上表陳諫有損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也

魏志荀彧字文若以書陳事臨薨焚其草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

魏書陳群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子弟莫能知之

晉書羊祜嘉謀論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能聞之

陸元方密封以進

陸象先密有申理

舊唐書陸元方在官清謹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矣又有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勅書

又陸元方子象先清淨寡欲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

雅為時賢所服時窮蕭至忠等枝黨連累稍衆象先室密
有申理全濟甚多然未嘗言及當時無知之者

崔琰請燔翳

潘潛請撤翳

魏志太祖征并州留崔琰傅文帝于鄴世子仍出田獵
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
士女企踵所思者渚德况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
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畧內鑒近戒外揚遠節
深惟儲副以身為室而猥襲虞人之賤服忽馳騫而陵
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
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不令老臣獲罪于天世

子報曰昨承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
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

江表傳曰孫權數射雉潘潛諫權曰相與別後時
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潛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
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悉置之潛
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陳矯諫明帝案行尚書

楊顯諫孔明自校簿書

魏志明帝車駕嘗幸至尚書門陳矯跪問帝曰陛下欲
何之帝曰欲案行尚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
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

車而反

襄陽記楊顯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
自校簿書顯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
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
司晨犬主吠盜牛負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
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欲以身親其役不復
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
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
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
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
者被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

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徐生上書言霍氏

梅福上書言王氏

漢書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
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
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
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且愛厚之宜以時抑制
無使至亡書二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
皆封人為徐生上書上乃賜福帛十疋後乃為郎
又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
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

敢正言梅福上書其畧曰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考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于夷滅此失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之執陵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

此生一秦

是生一隋

漢書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百駘為左右丞相陳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

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徒繫武臣等家屬官中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趙兵丞八閔

唐書高祖起師太原李密自謂主盟遣將軍張仁則致書于帝呼為兄請以步騎會河內帝覽書笑曰密陸梁不可折東致之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是生一隋密適為吾守東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粟將莫如密吾寧推順使驕其志我得留撫關中大事濟矣今記書溫大雅作報書厚禮尊讓密大喜示其下曰唐公

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

粟到疾貌又漢粟姚校尉

孫破虜勸陳兵斬董卓

張九齡勸因罪戮裨山

後漢書張溫出屯美陽令董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曰
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溫參軍勸溫
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師
王師威振天下何恃于卓而賴之乎古之名將仗鉞臨
衆未有不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
楊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又魏志何進遣
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袁紹曰卓擁強
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其初至疲勞龍之可
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
舊唐書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
敗衄執送京師請行朝典張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

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
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
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
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藩

相如奉璧入秦怒髮衝冠
朱亥奉璧入秦瞋目裂血

史記趙王遣藺相如奉璧西入秦王坐章臺見相如
相如奉璧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
皆呼萬歲相如示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
指示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列士傳秦昭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

王大怒置朱亥虎園中亥瞋目視虎皆裂血出踐虎
不敢重

滕嬰收載

桓康擔負

漢書項羽大破漢軍于彭城漢王馳去見孝惠魯元載
之漢王馬罷虜在後常踐兩兒棄之滕嬰常收載行面
雍樹馳漢王怒欲斬嬰有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

于豐

師古注面偕也雍抱持之言取
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以馳

南史桓康勇果驍悍泰始初武帝起義為郡所執眾皆
散康裝擔一頭貯糶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
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

獄出武帝

日磔梓何羅

許褚擊徐他

漢書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
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寃乃夷滅充宗族黨
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日磔視其志意有非常心
疑之陰独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磔意以故
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磔小疾臥廬何羅與
通及小弟安成矯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且上未起
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磔奏廁心動立入坐内戶下須臾
何羅腹面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磔色變走趨卧内欲入行

觸寶瑟僵日。碑得抱何羅反。上驚起。右左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碑止勿格。日碑猝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晉灼曰。胡頸也。梓其頸而投殿下也。魏志許褚從袁紹于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衰。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

以馬授太祖

以馬進太宗

魏志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采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曹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

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

舊唐書丘行恭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于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虛實。強弱。乃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眾皆披靡。莫敢當其鋒。所殺傷甚眾。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惟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于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石為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于昭陵闕前。

谷利著鞭助馬勢

谷利拔刀向舵工

江表傳孫權乘駿馬上津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
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于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
超渡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
以謹慎為近監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權愛信之
又孫權于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釣臺有持
風大盛谷利令舵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
刀向舵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舵入樊口風遂猛
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
之主輕于不測之淵戲于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
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于是貴重之自此
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蘇武嚙雪

段熲食雪

漢書蘇武持節使匈奴單于幽武置大窖中絕不與食
天雨雪武臥齧雪與羶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因以
為神

東觀漢記段熲破羌明年春羌復與燒河大豪寇張掖
頻自下馬大戰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
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

蘇武杖漢節

張騫持漢節

杖

漢書蘇武使匈奴漢節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後歸漢

上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匈奴留張騫十餘歲子妻有子然騫持節不失後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強力寬大蠻夷愛之當是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按南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曰張騫墳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推埋者懼而退蕭敷謂無此理求自監督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

頭可得城不可得
頭可斷舌不可禁

蜀志先主自葭萌關南還襲劉璋留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去

唐書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柳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于朝則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為所擠

臧洪殺愛妾以食將士
張巡殺愛妾以食將士

魏志袁紹與兵圍臧洪歷年不下初尚掘鼠煮筋角後

無可復食者主簿啟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糜粥
洪嘆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衆分歎之殺其愛妾以
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

舊唐書尹子奇圍睢陽既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折骸
而爨人心危恐慮將有變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
饗軍士曰請公為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年乏食
忠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
坐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食之

堯君素親射其妻

屈突通命射其子

隨書大業末堯君素拒義兵于河東大唐賜金券待以

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
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
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舊唐書屈突通率兵東下唐副將竇琮等追之及于稠
桑道結陣以自固竇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
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讐命左右射之

報使于肝

還奏頭下

呂覽衛懿公有臣弘演有所于使翟人攻衛殺懿公尽
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于肝呼天而啼尽哀而
止曰臣請為裸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齊桓

公聞之復立衛于楚丘

漢書梁布為梁大夫使于齊未反漢召彭越責以謀反
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
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
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趣亨之方提
趨湯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
敗宋陽成臯間項王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
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
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
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壹徵兵于梁彭王病不
行而疑以為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々

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
為都尉

五百人皆自殺
數百人不肯降

史記田橫既自剄高帝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
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
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
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
皆自殺于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按齊田橫墓
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
出自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

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
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爲挽歌
魏志諸葛誕既死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
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于寶晉紀曰數百人
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及時人比之田
橫

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奈何一日殺二義士

魏志臧洪傳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隨洪爲東
郡丞城未敗洪遣出表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
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

專

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
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
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
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
一日殺二烈士

南史倉曹參軍金城邊采爲府錄事所辱沈攸之爲采
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采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
兒將至人或說之使降采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使
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爲同
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荆州是宋世忠臣不可謂之賊
身本不斲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余斬之采歡笑

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邈之者素依隨宋至是抱持宋
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
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而生敬兒曰求
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邈之然後及宋三軍莫不垂泣
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

王叔治獨能冒難

王僧達必來赴義

魏志王修字叔治北海孔融曾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
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容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
吏不能執修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
修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

強懼服奉孝廉修讓郿原融不聽時天下亂遂不行頃
之郡中有反者修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
右曰能冒難來唯王修耳

南史元凶弒立孝武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
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其
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必至也僧
達尋至孝武即以為長史

事人當如此
為臣當若此

北史慕容猛為神武親信後都督介朱文暢將為逆猛
曰昔事其父兄寧今日受死不忍告而殺之神武聞之

曰事人當如此舍其罪而益親之

又周尅并州傳伏聞後主已被獲率衆入城于廳事前
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涕江曰臣
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余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
武親執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

孔車收葬主父
云敬收葬吳章

漢書主父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
孔車收葬焉上聞以車為長者

又云敬師事吳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
人王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官門人更名

他師敬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
斂葬之京師稱焉

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
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

南史宋褚彥回歸心齊高帝世頗以名節譏之于時百
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

又齊高帝遣沈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齊廢帝剗斫
之具以示攸之攸之曰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

魏室忠臣

晉家遺老

晉書司馬孚性至慎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武帝受禪

陳留王就金墉城乎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歔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南史梁王琳舉義為陳將吳明徹所殺傳首建康懸之于市琳故吏朱瑒致書陳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後蘊包胥之念終邁萇弘之告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身首異處封樹靡上瑒早造末僚預參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似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曾游江右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

土之營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營域叔孫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萬之人滄州島上独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珠求首並為啟陳主而許之

琳

宋書徐廣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徐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泣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荅曰身與君不同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悲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歔歔因表衰老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朽不倦

范滂博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房彥謙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後漢范滂字孟博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時冀州饑荒盜賊群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賊汗望風解印緩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

北史時置司隸官以房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

介子棄觚

仲升投筆

西京雜記傳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後漢班超字仲升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傳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領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又南史蒯恩為縣差伐馬芻當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于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即給器仗後以軍

功封都鄉侯

不乘高車駟馬終不出關
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

水經注昔郭丹西入關感慨于其下曰不乘駟車高車
終不出關後漢書丹從師入長安買符函谷關乃慨
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為都講
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
之遂與諸生逃于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
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
車出關如其志焉按注符即繻也前書音義曰舊出入
關皆用符之煩因裂繻帛分持復出
合之以為符信
買符非真符也東觀記曰丹從宛人陳洮買入關符既

入關封符乞人也

華陽國志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
馬不過汝下也其郡西上有永平橋于是江衆多作橋
故蜀立里多以橋為名

起宅開門欲使容長戟
立宅起門當使容馬車

門

晉書王濬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前路廣數十步人
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
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又陳頽父訢立宅起門頽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
及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

之

王敦詠魏武帝樂府歌

蕭譽誦魏武帝樂府歌

晉書王敦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

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

盡缺

周書蕭譽彊士既櫪居常快々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

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歎咤者久之

願得美酒五百斛船

願得酒滿數百斛船

吳書鄭泉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困居每曰願得美
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

住而吹看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晉書畢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

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

矣

坐客常滿樽酒不空

座無空席門不停賓

張璠漢紀孔融以法免官歲餘拜大中大夫雖居家失

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

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晉書王渾鎮壽陽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

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于

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
便自有濠濮間想
使人有伊洛間意

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
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南史車騎將軍王或嘗與謝孺子宴相臺孺子吹笙或
自起舞既而嘆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義之坦腹東牀
延明奮衣坐席

晉書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令就東廂偏
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

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独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
邪訪之乃義之也遂以女妻之

北史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弟子五百餘人通
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于延明
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女婿誰坐
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
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開閣驅放
卽時遣出

晉書王敦嘗荒恣于色體為之疲左右諫之敦曰此甚
易耳乃開後閣後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

驅

南史宋武帝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
晦諫即時遣出

謝奕為方外司馬

王昕為方司馬

世說謝奕字無奕桓温辟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
左温坐岸憤笑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
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温
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北史王昕性閑澹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
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
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

許掾有濟勝之具

劉歆有濟勝之具

世說許掾好游山水而體便登涉時人云許非徒有勝
情實有濟勝之具

南史劉歆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危履必盡出遐人
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

徑造竹下

直造竹所

世說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夫家極有好竹主已
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
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閉主

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乃留坐盡歡而去

南史袁粲為丹陽尹郡南一家頗有竹居粲率千爾步
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欣然俄
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

韓昌黎登華山華陰令百計取之方下
杜少陵游嶽廟耒陽令棹舟迎之乃還

國史補韓文公登華山之巔顧視其窮極幽險心悸目
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于家人訣別華陰令百計取
之方能下

舊唐書嚴武鎮成都杜甫依之武卒甫無所倚及郭英
又代武鎮成都英又武人虜暴無能刺謁乃游東蜀依

高適既至而適卒是歲崔寧殺英又楊子琳攻西川蜀
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偏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
亂乃沂公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陽甫嘗游嶽廟為暴水
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其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

師伯遠歛子
韋叡遠反子

南史宋孝武嘗與顏師伯樗蒲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
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遠歛子曰幾作盧爾日師伯
一輪百萬輸

又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章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
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遠取一

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賭八百里駁

賭七百里馬

晉書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采其蹄角
王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
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
而至一割便去

北史平秦王有七百里馬爾朱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
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
頭馬肉而遺之

一擲十萬

一擲百萬

晉書袁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倣儻不羈桓温少時游於
博徒資產俱盡欲求濟于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
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
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
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
識袁彥道不其通脫如此

南史桓玄曰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

鬪鴨
鬪鵝

江表傳魏文帝遣使求鬪鴨群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

諒陰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理哉具以與之
聞見錄僖宗好鬪鵝數幸六王宅與慶池與諸王鬪鵝
一鵝值五十萬錢

賭墅

賭郡

晉書淮淝之後謝玄問計于謝安夷然無懼色荅曰
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命張玄重請安遂
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

南史羊玄保善奕碁只第三文帝亦好奕與賭郡玄保

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羽檄交馳圍棋對戲

外白急數圍棋長嘯

蜀志魏軍次于興平假費禕節率衆往禦光祿大夫來
敏至禕許別求圍棋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禕與敏
畱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試觀君耳信可人必能辦
賊者禕至賊遂退

水經注陳留志阮蘭字茂弘爲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
白甚急數阮方圍棋長嘯吏云劫急阮曰居上有劫亦
甚急其耽樂如是故語林曰王中郎以圍棋爲坐隱或
亦謂之爲手談又謂之爲棋聖

魏軍次于興勢費禕共圍棋

見上

秦師次于淮淝安對客圍棋

謝

晉書苻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謝安征
討大都督謝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
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
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
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
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
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擣放牀上了
無喜色棋如故客寒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
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知此
又南史謝瀹拜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鎮兵入殿左
右敬焉走報瀹與容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

乃還齊臥竟不問外事

丙吉不罪吐茵吏
安世不罪醉便郎

漢書丙吉始于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者酒數
連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二西曹主吏曰欲斥之吉
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
此不過污丞相車茵耳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失
余敬言備事嘗出適見馭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余書馳
來至馭吏因隨馭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
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
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

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
具對御史大夫夫邊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
邊思職馭吏力也

又張安世為光祿勳即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
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過成罪即淫官
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汗衣冠告署適奴其
隱人過失皆此類也

美汗神色不異

美翻顏色不異

後漢書劉寬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
侍婢奉肉美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

曰美爛汝乎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

南史蕭勵為太子左衛率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
將美至曾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

趙孝欲止郵亭廷不名而去

劉寵欲息亭舍廷無言而去

後漢書趙孝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
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長先時聞孝
當過以有長者容掃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
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

到矣

華嶠書曰孝報

舍亭

又劉寵嘗出京師欲息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

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顧元歎封鄉侯。家人不知。

孫伏伽拜御史。子弟不知。

吳志顧雍字元歎。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警。

唐書孫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于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比顧雍云。

王子敬室火。徐喚扶出。褚君回宅火。徐索輿去。

晉書王猷之字子敬。嘗與兄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

徽之遽走取履。猷之神色怡然。徐喚左右扶出。

南史褚淵字彥回。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烟爛甚。逼左右驚擾。彥回神色怡然。索輿徐去。

夏侯玄倚柱作書。雷破柱。而神色不變。

諸葛誕陪列樹下。雷震樹。而顏色不改。

世說夏侯玄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臧宋緒。晉書諸葛誕從魏帝拜陵。陪列于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觀之。皆伏。誕顏色不改。又載記劉曜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雷震。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

直不疑償同舍郎金

桑子深償同宿舍脯

漢書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晉書桑虞字子深嘗行寄宿逆旅同宿舍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尖魚肉鷄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

認茂馬

認冲犢

後漢書卓茂嘗行有人認茂馬茂心知其謬嘿解與之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

晉書朱冲傳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冲竟不受

還履笑受

還履不取

南史沈麟士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履麟士曰是卿履邪即跣而返隣人得履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履邪笑而受之

又劉凝之嘗出市易買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為村里所

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履笑曰僕
著敗已今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履送
還不肯復取評曰此事之不近人情者不可以為世儀
其還也可受認而與之還而受不君子謂其認也可與
不受牛謝者孔子以為曾國不復贖人始信矯情者果
不可為訓也
溝上為橋
伐木為橋

南史郭原平宅上種竹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
奔走墮溝原平乃于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
筍置籬外隣里慙愧無復盜者
又范元琰家貧唯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

琰遽退去母問其故具以實荅母問盜者為誰荅曰向
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啓其名願不泄也于是母子秘之
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盜
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又晉書桑虞有園在宅北數
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荆棘恐偷見
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為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
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

承少子由是發名

鍾離牧由此發名

續漢書承宮字少子琅琊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
臨熟人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

吳志鍾牧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後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耘繫民之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開門不受民輸置道傍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除眾評曰牧所行可不謂之仁讓乎哉答曰異乎吾所聞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今小民不展四體而認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斯為讓而非其義所救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信仁安得為仁哉蒼梧流娶妻而美讓于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尽忠干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讓此四

行者聖賢之所責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許直躬之直非直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還而不取可以為難矣未得為仁讓也

孫資不念舊惡張既不挾舊怨

魏注孫資別傳曰初資在邦邑名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掾田豫染相宗艷皆妬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為資構造謗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為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親宿憾結為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親此為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為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之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為孝廉而楊豐子後為尚方吏帝以職事譴怒

欲致之法資諸活之甚不念舊惡如此

魏畧曰初張既為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英
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為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
氏勝既于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
不肯求于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於欲與英和嘗
因醉欲親狎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
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

張率笑鼠雀之耗

公權晒銀杯之化

史張率為新安太守遣家僮載米三十石還宅及至
遂耗大半率問其故荅曰鼠雀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鼠

雀竟不研問

舊唐書柳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勳戚家碑板問
遺歲時鉅萬多為主藏暨海鷗龍安所竊則貯酒器杯
盃一筍緘滕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
權晒曰銀杯羽化耳不復更言所室唯筆硯圖畫自高
鑄之

駢志卷之四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乙部下

始皇歎不得與此人同時

孝武歎不得與此人同時

論衡韓非之書傳於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

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歎思

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為哉誠見其美懼氣發於內

矣

史記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

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

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請為天子游
獵賦賦成奏之復奏大人頌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
氣似天地之間意又論衡漢武善子虛之賦徵司
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揚子雲出入游獵子雲
乘後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
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鼂錯號智囊

桓範號智囊

漢書鼂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

智囊

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
是智囊若囊橐之盛也

千寶晉書桓範出赴曹爽司馬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

矣濟曰範則智矣驚馬意棧三爽必不能用也

大才當晚成

大才須大用

後漢書馬援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授齊詩意不能守
章句乃辭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
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

舊唐書書安石應明經舉累授乾祐尉蘇良嗣甚禮之

永昌元年三遷雍州司兵良嗣時為文昌左相謂安石
曰大才須大用何為徒勞於州縣也

陳蕃謂文武兼姿臣不如李膺

王珪謂才兼文武臣不如李靖

後漢書陳蕃代楊秉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尉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臣不如弛刑李膺

舊唐書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曹魏徵與王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只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劇理繁衆務必舉臣不如戴曹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為已所懷謂之

確論

徐庶以孔明為臥龍
符堅以景略為卧龍

蜀志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

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晉書符堅謂王猛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厲世事紛紜厲世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于暫見擬卿為卧

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繁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岩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

按景畧與孔明同謚武侯

評曰王之未理者稱璞鼠之未腊者亦稱朴物固有

似之而非者孔明忠於漢室景畧忠於偽朝何異白壁與鼠朴哉卧龍之擬武侯之謚胡為乎相肖也亦可醜

矣

孔明臥龍士元鳳雛
士載伏鸞士龍隱鵠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冰鏡皆龐德公語也

世說世目鄧士載為伏鸞陸士龍為隱鵠

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

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

晉書殷浩字深源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於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將如蒼生何

又謝安石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

非此母不生此子

非此父不生此子

史記張湯死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戴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又列女傳孝廉范逵宿於陶侃家時大雪侃母湛氏撤所臥薦自剉飼其馬逵聞之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北史達奚武子震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於渭北校

獵時有兔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躡因步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終起遂回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乃賜震雜綵一百段後除華州刺史震雖出自膏腴少習武藝然頗有政術谷子雲之筆樓君卿之舌潘安仁之筆樂彦輔之旨

漢書樓護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永筆札樓君卿護唇舌言其見信用也

晉書樂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曰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

無以成斯美也

瞻定

瞻幹

瞻決

瞻守

瞻烈

吳志朱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瞻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又虎威將軍呂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瞻守有餘愚以為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

晉陽秋稱虞譚清貞有檢操外如退弱內堅正有瞻幹

會稽典錄曰賀景軫財貴義膽烈過人

吳志孫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

梁高祖稱羊侃勇者有仁

齊朋僚歎揚惜仁者必勇

者

梁書高祖謂羊侃曰吾聞仁有勇今見勇者有仁

北史韓陵之戰楊愔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

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

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

魏志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

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按先賢

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

南史孔珪父靈產頗解星文齊高帝以篋盛靈產上靈

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有古人之風

故贈君古人之服當世榮之

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

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南史昭明太子有瓠食器因以賜劉沓焉曰卿有古人

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

又傳昭器服率陋嘗插燭板牀齊明帝聞之賜漆合燭

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卿真宰相

此真諫官

舊唐書則天嘗以季秋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
祥也諸宰臣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
即為災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
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為宰臣助天理
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真宰
相也

又李景伯為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
令各為迴波辭眾皆為諂佞之辭及自要榮位次至景
伯曰迴波爾時酒厄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
譁竊恐非儀上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曰此真諫官也

一臺二妙

戶部二妙

一臺二絕

晉書衛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燉煌索靖俱
善草時人號為一臺二妙

南史伏曼容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為一
臺二絕

唐書韋維少嘗業儒博涉文史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
戶部郎中善于剖判時員外郎宋之問工於詩時人以
為戶部有二妙

此是君坐
卿必居此

世說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座呼何共坐曰
來此是君坐

南史王儉為丹陽尹于後堂引見袁昂指北堂謂曰卿
必居此 又舊唐書李靖初仕隋為長安縣功曹楊素

嘗拊其牀謂靖曰卿終當坐此

楊賜不欲先陳寔登大位

陳蕃不欲先黃憲佩印綬

後漢書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賜等
常嘆陳寔大位未登媿於先之黨禁始解大將軍何
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
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

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

又陳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黜若在吾不敢先佩印
綬矣

被容接者名登龍門

入其門者號登龍門

後漢書李膺獨特凡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
名為登龍門

南史袁昂雅有人鑒游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

南州高士

南州冠冕

後漢徐穉賞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

負糧徒走到江夏赴之設鷄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于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于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人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往弔常于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鷄往到所赴塚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鷄置前醜酒畢留謁則去不見

喪主

蜀志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採桑于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書至夜微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

顯

子国有顏子
當今之顏子

後漢書黃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于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闕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国有顏子寧識之乎闕曰見吾叔度邪晉書刺史周浚召陸雲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

顏子也 又謝尚八歲神悟夙成祖鯤常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同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

叔度如千頃陂波

王郎如萬頃陂波

後漢書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々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南史謝靈運辯博辭義鋒起王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

陂焉

鄙吝心復萌

名利心都盡

後漢書黃叔度同郡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

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郭泰別傳曰時林宗過

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蓋不輟軛從叔度乃弥信宿也

唐書房瑄每見元德秀嘆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

之心都尽蘇元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

識元紫芝也

漢五馬一白眉

齊三馬俱白眉

蜀志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北齊馬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充子廉

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休之總為一篇酬答

郎詩云三馬俱白眉者也

如鶴在鷄羣

如鵲在鷄羣

晉書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

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北史高思孝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鵲

入鷄羣宜思好事故改名思好

慧曉如明鏡

思遠如懷冰

南史何點嘗稱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為實錄

儉穰寒續

豐玉荒穀

南史劉孝標稱許劉敞皆儉歲之梁穰寒年之織續

也

世說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穰恭為荒年穀庾家論云

是文康稱公為荒年穀庾長仁為豐年玉

桂馨一山

桂林一枝

翰林雜事漢武帝謂東方朔曰孔子顏淵之道德何勝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

王弘以為三絕

文帝稱為二寶

南史謝瞻與從叔琨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弘以為三絕又謝靈運詩書皆兼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

二室

書籍盡當與之
書籍尋以相付

魏志王粲從長安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南史孔奐好學善屬文沛國劉憲以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

折角巾

穿角履

後漢書郭林宗常周游郡國于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
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 北史独孤信在
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且而吏人有
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

北史王道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常著穿角履好事者
多毀新履以學之 又南史王儉作解散幘斜挿簪朝
野慕之

蒲葵扇五萬
庫中練數千

晉書謝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

詣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
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又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彌滿之不售而國用
不給王道^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
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
所慕如此

涼州三明

中興三明

後漢段熲字紀明與皇甫規威明張奐明並知名顯
達京師稱為涼州三明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儼蹤戎
駢糾結塵斥河潼規奐審策亟過鷲凶文會志比更相

然

為容段追兩狄束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晉書瑯琊諸葛恢字道明與頴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南北二玄

會稽三康

晉書吳興太守晉康侯張玄之以才學顯自吏部與謝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于玄時人稱為南北二玄論者美之

又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

二陸

三陸

晉書陸雲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
號曰二陸

南史陸慧曉三子僚任倕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初授慧曉兗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表辭並雅麗時人歎服

荀氏八龍

王氏九龍

魏志荀彧祖父淑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號曰八龍
張璠漢紀淑八子儉混靖肅訖爽肅專淑舊居西豪

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為高陽里

北齊書王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夙訓生九子並夙流
蘊籍時号王氏九龍

卞氏六龍

張氏五龍

晉書卞壺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
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粹字也

南史張裕子演鏡冰辯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
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
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容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

坐聽辭意清玄延之心服謂容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
酣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

二柳

三柳

南史陸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
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樹便是交讓

李錫集去思頌錫天室中為虞城令象螭丘館東有三柳
焉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

竹林七賢

竹溪六逸

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

其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
咸琅琊王戎沛國劉伶相與友善遊于竹林号七賢
南部新書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
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隱于徂徠山号竹溪

六逸

謝家王樹

王氏珠樹

晉書謝安常戒約子姪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
其佳諸人莫有言者去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
庭階耳

舊唐書王勃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清英邁与兄勸勵才

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王氏三珠樹也

按地
形訓

云三珠樹在東北方
有玉樹在赤水之上

此吾家麒麟

是吾家龍文

晉書顧和總角時便有清操族叔采雅重之曰此吾家
麒麟與吾宗者必此子也

郎

北齊書楊愔從父兄黃門侍郎特相器重曾謂人曰
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
外皇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
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

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與公言不如共考使語

晉書阮藉每適王渾俄頃輒去過視王戎良久然後出
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北史房彥謙為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因朝集時左僕射
高頴深見嗟賞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
響頴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共秦州考使

語

腰鼓兄弟

蜂腰兄弟

南史沈冲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号为腰鼓兄弟
又周弘正仲弟弘讓季弟弘直弘直方雅敦厚氣調高

于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腰矣

皮裏春秋

皮裏晉書

晉書褚裒字季野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
名冠于中興譙固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
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曰
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南史劉孝綽子諒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号曰皮
裏晉書

觀過知人

觀過知仁

後漢書書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服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吳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使飯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南史張岱為司徒左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按也。

公慙于鄉，斬于長祖不及孫，不及父。

博物志云：太丘長陳寔，子鴻臚，紀，子司空君羊，子

泰，四子于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減。時人為其

語曰：公慙鄉，慙長。

晉書王祖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為祖不及孫，不及父。

張蒼梧以子戲父，許敬宗以子戲父。

晉書張憑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

唐書許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為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

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
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

世說冀州史刺揚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淮與裴顏樂廣友善遺見之顏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譚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譚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為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為得然並為後出之儔

顏氏家訓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為師匠以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輕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曰任沈之

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臣叔不癡
此兒不癡

晉書王濟才氣抗邁于湛畧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

北史楊玄感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唯素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

鍾毓不知參佐善射
王濟不知叔父善騎

晉書魏舒為鍾毓長史初不知其善射毓偶試之舒容
範閑雅發無不中莫有敵者

又王濟問湛曰叔頗好騎否湛曰亦好之因乘濟馬姿
容既妙迴策如梁善騎者無以過之

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

痛飲酒熟讀騷便稱名士

北史盧元明夙采閑潤善自標置性好玄理相州刺史
王熙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夙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
自為佳器

世說王恭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
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人所應有不必有所應無不必無
人所應有其尺有所應無其尺無

世說庾公亮為護軍屬桓廷尉彝覓一佳吏乃經年桓
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于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
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直海岱清士

南史沈懷文與江智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尺
有所應無尺無者其江智深乎

權侯見事遲
先主得計晚

史記王稽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
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是范雎曰吾

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寧且匿車中
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閩東有何憂曰
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
走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
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于是雎下車
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已
山陽公載記曹公船艦為劉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
級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
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籍陷泥中死者甚衆軍既得出
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脫向使
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

張茂先華而不實

張惠恕華而不實

晉書韋忠字子節裴頠為僕射數言之於張華華辭之
辭疾不起人間其故忠曰吾友簞賤士本無官情且茂
先華而不實裴頠欲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賊
大丈夫之所宜行耶裴嘗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
波見漂沉可臨尾閭而窺沃焦哉 又左傳陽子華而
不實

會稽典錄虞俊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
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
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

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裴松之以為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溫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名之為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披褐韞寶挫廉逃譽使才映一世聲益人上冲用之道庸可暫替溫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犖冠羣煒曄曜世之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哉善於懷撫短於控御長於支計短於用兵

晉書劉琨善于懷撫而短于控御一日之中雖取者數

千去者亦以相繼

舊唐書王思政長于支計短于用兵然立法嚴整士卒不敢犯時議稱之又崔彥曾為徐州刺史長于撫養而短于軍政

劉孝標自比馮衍者三

劉子玄自比揚雄者四

梁書劉孝標嘗為自序其畧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余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于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輒軻此三同

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
戚之無懼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
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奮力方剛老而益壯
余有犬馬之疾溘歿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
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弥盛
余声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
所以自力為序遺之好事云

唐書劉子玄嘗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技老而為
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
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于人作解
嘲吾亦作穉蒙雄少為范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

必覆醬甌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

既如此

曹袞欲望遠伯玉墓

田豫欲葬西門豹邊

魏志中山恭王袞敕令官屬曰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
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蔽髮齒宮吾北域
必往從之按陳留風俗傳云長垣縣有蘧伯鄉一名
新鄉有蘧亭伯玉祠伯玉冢曹大家東征賦曰到長垣
之境界兮察農野之居民觀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
藜藿遠氏任城之東南兮民亦嚮其丘墳唯今德之不
朽兮身既沒而名存

魏畧田豫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于西門豹邊妻子
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于其邊乎豫言所履
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
按豫清約儉素嘗賜皆賜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
不入家之常貧匱雖殊類咸高祿節

見狸逐鼠貪志發于瑟聲

見螿向蟬殺心形于琴聲

韓詩外傳昔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
子曰嗟乎夫子琴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
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
諫過之色應難之狀欸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

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
有鼠出游狸見于屋徂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
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後漢書初蔡邕在陳留也其隣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
往客有彈琴于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愜以樂已我而
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
去邕素為鄉邦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
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弦見螿蝗方鳴蟬之將
去而未飛螿蝗為之一前一卻吾必聳然惟恐螿蝗之
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于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

足以當之矣

識雀音

識燕語

論語疏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啗、嘖、白蓮水邊有事覆粟車脚淪泥憤牛折角收之不尽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邢昺云舊說治長解禽語故係之縲紲

高僧傳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也漢桓帝時人聰敏博學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羣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眾咸奇之又白龜年見二雀飛鳴知其言城西民家有粟可共食

桂陽先賢傳成子柳中人能達鳥音為郡主簿與眾俱

坐聞雀鳴曰東市輦覆粟雀相呼往食之眾遣視信然

詹何知黑牛裏角

麴紹知青牛先起

韓非子解老篇云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

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其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裏其角以詹何之術嬰眾人之心華焉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觀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裏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若心傷神而後與五尺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華也而愚之首也北史宋陽麴紹善占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

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烟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紘言

翁仲知馬語

李南識馬語

論衝廣漢楊翁仲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馬目竟眇抱朴子李南乘赤馬行道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逢而南赤馬鳴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今當見一黃

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為告使駛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所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之馬先鳴而盲馬應之問其主果向白馬子也

食鷄知半露栖

食鷄知黑白處

載記或人殺雞以食符朗既進朗曰此鷄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鷄肉知黑白之處人之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

牛鳴

駝語

左傳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

云問之而信

投轄錄有駝房使臣夜坐聞戶外偶語云舍人來日當有萬里之役然遂免此苦吾將奈何答云諫議願自寬會當免耳使臣窺之乃庭中二駝也次早有旨差一駝載軍衣入蜀遂死蜀中

未央鐘鳴

銅深盤鳴

東方朔別傳漢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

太守上書山崩延袤二十里

小說中朝時有人畜銅深盤晨夕恒鳴如人叩以白張

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應可

鑪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

服匿

罇子

南齊書陸澄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曰此名服匿罇子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髣髴有字可識如澄所言南史或自蜀得古禮器人莫能識斛斯徵曰此罇子也

遂依于宝周礼注為筒將之其声極清眾乃歎服

荀公曾道逢牛鐸

李嗣真路逢車鐸

晉書荀勗為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声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国悉送牛鐸果得

諧者公曾勗字

世說太常缺黃鍾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

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声甚厲嗣真曰官声也市

以飯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眾樂遂和南史

張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声嘶孝武嘗以問永答鐘

有銅濇乃扣鐘求其処鑿而去之去之聲遂清越

陸鴻漸辯南濡水

李德裕識江表水

溫廷筠採茶錄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鴻

漸抵揚子驛將食季曰陸君別茶聞揚子南濡水又殊

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余軍士謹慎者深入南濡陸利

器以俟俄而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濡似

臨者岸使者曰某操舟深入見者累百敢有給乎陸不

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

濡者矣使者蹶然馳白某自南濡賈至岸舟蕩覆過半

懼其虧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鑿神鑿也其敢隱焉

中朝故事李德裕居廟廊有親知奉使于京口季曰還

日金山下揚子江中冷水與取一壺來其人奉棹日醉而忘之汎舟至石城下方憶及汲一瓶于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嘆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于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也

評曰神鑒如二

齊君王后解環

兒說弟子解閉

國策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呂覽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于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于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之也

陳遵馮几口占

王平口授作書

漢書陳遵字孟公性善書與人尺牘至皆藏去以為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與遵有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警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

者繇是起為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百善書吏
十人于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道馮几口占付書吏且
省官事書數百封親踈各有意河南大驚
蜀志王平生長戎拱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
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
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

馬上作書

馬前令作

燭下作詔

典略太祖常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
從因于馬上具草
北史高恭之字道穆時孝莊夜到河內郡北舍道穆燭

下作詔書布告遠近于是四方知乘輿所在

世說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
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
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皆得利

王子均口授作書

楊大眼口授露布

蜀志王平字子均事見又南史昌義之不知書所識

不過十字性寬厚為將能得人死力

魏書楊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
今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

帳中作檄文

檀下作軍書

北史神武西征命李義深等作檄文皆辭詰以孫寒代神武乃引塞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塞神色安然援筆立就其文甚美

又神武之代劉彞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檀陳元康于檀下作軍書頌運筆不及凍俄頃數紙

簡書如雨

紙落如雲

王傑集阮瑀誄云既登宰輔充我秘府允司文章爰及軍旅庶績惟殷簡書如雲強力敏成事至則舉

潘岳楊荊州誄云多才豐藝強記洽聞草隸兼善尺牘

心珍足不輒行手不釋文翰動若紛紙落如雲

鄭畋灑翰泉涌

陸展灑翰如飛

舊唐書鄭畋為中書舍人時王師討徐方禁庭書詔旁

午畋灑翰泉涌動無滯思言皆破的同僚閣筆推之

又陸展為中書舍人文思敏速初無思慮揮翰如飛文

理俱愜同舍服其能天子顧待特異嘗金臺作賦命學

士和展先成帝覽而嗟挹之曰朕聞貞元時陸贄吳通

玄兄弟能作內庭文書後來絕不相繼今我得卿斯文

不墜矣

告公緩之腕將脫矣

丐公徐之手腕脫矣

齊任昉集云時京師臺閣文帙遭火無遺詔郡國悉上
民間所藏鄧阿魯為郡小吏差送圖籍至京奏乞書吏
二百人口占分授并白布籌敏速如飛吏曰告公緩之
腕將脫矣

新唐書蘇頲字廷碩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時去
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
百緒輕重無所差吏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
直付空紙
預署空紙

北史杜弼典掌機密神武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

教直付空紙即令宣讀

又周文帝委任蘇綽或出游嘗預署空紙以授綽君須
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

上馬橫槊下馬談論

右手拔刀左手把弮

南史桓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
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
之伎何異犬羊乎 又傅永字修期有氣幹拳勇過人
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孝文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
作露布惟傅修期耳

北史耿豪從周文戰芒山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

手拔刀左手把稍直斫直刺慎莫畏死

及時並了

應時並就

北史杜正玄舉秀才賜策高第揚素欲試退之乃手題
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
銘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
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
又杜正藏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論及尚
書湯折言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銘應時並然又無點
竄時射策甲策者合奏曹司難為之秦柳為乙科正藏
訴屈威怒改為丙第

東阿王七步成章

彭城王十步成詩

世說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為繡虎文帝嘗令東阿
王植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
持作羹漉豉以為汁其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
根生相煎何太急按漫叟詩話曰曹子建七步詩世
傳者豈然豆萁豆在釜中泣一本云萁向釜下然豆在
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辨之者
魏書高帝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傍有大松樹
十數根時高祖進繳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彭城王勰曰
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

今就之也時翹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
就詩曰問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
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 北夢瑣言溫庭筠
與李商隱齊名時翹曰溫李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
試押官韻作賦凡八义手而八韻成

刻燭成韻

打鉢立韻

南史蕭文琰蘭陵人年令摺吳興人江洪濟陽人齊竟
陵王子良嘗夜集賦詩約四韻刻燭一寸文琰曰須燒
一寸燭為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江洪等共打銅鉢
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三刻成詩

二刻成詩

南史梁武帝宴華光殿命群臣賦詩獨詔到沆為二百
字三刻便成沆于坐立奏其文甚美
又魏中山王元略還北梁武帝餞于德殿賦詩三十
韻限三刻成謝微二刻便就文甚美

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所寫既畢誦讀亦通

無

吳志闞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資常為人傭書
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梁書王僧孺年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述曰論

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常願讀之六歲能屬文既長好
字家貧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
不失一字

不誤一字

魏志王粲與人共行讀道傍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
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

北史邢邵嘗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賦詩凡數十首
皆在主人奴處且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為誦之
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

千言三遍

千言一遍

後周柳慶因曝書父僧習取賦一篇試之賦千餘言三
遍即誦

唐語林常敬忠一遍誦千言又北齊書邢邵字子才
十歲能屬文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嘗因霖雨乃讀漢
書五日略能遍之後因飲譴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
一覽便記無所遺忘

楊德祖解碑

蕭穎士讀碑

世說魏武嘗過曹娥碑下見碑背上題黃絹幼婦外孫
壑臼八字謂楊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
我思之修別記云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

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按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

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備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婦人浣於汾渚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此與世說差異

舊唐書蕭穎士嘗與李華陸據遊洛龍門共讀誦路傍

古碑穎士一閱即能誦華再閱據三方能記之議者以

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

蓋題合字

門作活字

世詭人餽魏武一椀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

示眾莫能解次至楊修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

復何疑

又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

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

中活活字王正嫌門大也

薛敬文叙吳蜀二字

諸葛恪叙吳蜀二字

吳志薛綜字敬文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于孫權前列

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沢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

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尙身裴松之曰既

身曰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声曰無口

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于是眾坐喜笑而

奉無以對

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陞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
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
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
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

解習字

辨貞字

洛陽伽藍記東魏孝文帝嘗宴羣臣酒酣歡極帝因奉
卮酒屬群臣曰三三橫兩三縱誰能辯之賜金鍾御史
中尉李彪曰沾酒老嫗甕注坑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
左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袖左虛空彭城
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卽以金鍾賜彪人服彪

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

南史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
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

覆棊不悞一道

覆棊不失一道

魏志王粲觀人圍棊局壞粲為覆之棊者不信以杷益
局使更以他局為之因相比較不悞一道

北史齊河間康獻王孝瑜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棊不
失一道

纒之決斷如流

唐筮占對如響

南史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
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
答成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奉
北史唐邕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以上勞效由緒
無不諳練占對如響帝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
處分耳又聽受實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

劉炫左手畫方右手畫圓

五事同舉

元嘉左手畫圓右手畫方

六事齊舉

隋書劉炫少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
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

朝野僉載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

目數君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絕六

事齊舉号神仙童子

評曰韓非稱左手畫圓右手畫
兩成哉殆必不然之說也彼僉載所云豈豔
慕光伯而更甚之邪史家多溢說類如此

一見竝記名姓

一問便識姓名

南史劉覽為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

竝記名姓

唐張巡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

又魏明帝性特強識雖左右小臣官簿姓行各跡

所履及其父兄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

唱官名未嘗謬誤

陳簿令無有遺失

北史唐邑在御前簡閱多不執文簿唱官名未嘗誤
又孝昭曾閱簿領試令馮子琮口陳子琮閣對無有遺

說饑民六百人

記送徒凡千人

謝承書吳郡陸績初任郡戶曹史歲饑荒太守使績于
都亭賦民餽粥績悉簡閱其人訊以名氏事畢守問所
賦因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字無有誤謬
舊唐書顏真卿調犀浦主簿嘗送徒益州亡其籍至廷
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所謂百不為多

所謂一不為少

梁書任昉字彥升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
篇八歲能屬文自制月儀辭義甚美褚淵嘗謂遙曰聞
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
又陸瓊字伯玉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為五言詩頗有詞
彩梁大同末雲公受梁武詔校定甚只到漑朱昇以下
並集瓊時年八歲于客前覆局由是京師号曰神童武
帝有敕召見瓊夙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之十一丁
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
不為少

楊子雲子稱童鳥
王景文子稱童鳥

法言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鳥乎
童鳥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鳥
九齡而與我玄文
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鳥九齡而與揚子

玄論

南史王蘊父楷人才凡劣故蘊不為羣從所礼常懷恥
慨家貧為廣德令明帝即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
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誡之曰阿
答汝滅我門戶蘊曰答與童鳥貴賤異童鳥景文子約
小字答蘊小字也
不取道側李樹實

不爭庭前柰樹實

晉書王戎嘗與群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
之戎独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傍而多子必苦李
也取之信然

北史楊愔庭前有有柰樹實落地群兒咸爭之愔頽然
独坐

以母命殺父侍人
以母語殺父寵妾

魏志劉曄父普母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
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詭害之性身死之後懼
必乱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

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漢曰那可爾暉即入室殺侍者
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怒遣人追暉還拜謝曰
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
也

唐書嚴挺之子武幼豪爽母裴不為挺之所容獨厚其
妻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
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即戲殺英武辭曰安有
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
挺之子也

稱象
頓象

江表傳孫權遣使詣關獻馴象二頭魏太祖欲知其斤
重咸莫能出其理時鄧王冲尚幼乃曰置象大船刻其
所至稱物以載之可知也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拾遺記魏文帝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任城王獻手
頓其鼻象伏不動

當成此宅相

當成吾宅相

晉書魏舒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
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
為外祖成此宅相

沈史王褒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

曰此兒當成吾宅相

誦枯樹賦

誦鵬鳥賦

廣人物志蘇頌年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頌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諱曰易其韻曰昔年楊柳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於如此人何以任談歎異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明皇雜錄蘇頌能言有京兆尹過瓊既去瓊命頌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顏真卿撰神道碑宋璟廣平人七歲能屬文一遍誦鵬鳥賦八九歲時嘗夢一大鳥銜書吐口中而吞咽之遂

乘而直上倏忽驚寤於若下在曾之間自後而深思日

深靈襟益爽

因問讀書即稱美句

因令誦詩即頌周南

南史劉惔少子偃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當書又問尚書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在養人

衆咸異之

又西陽王大鈞年七歲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誦誦即誦周南音韻清雅因賜義之書一卷

布置皆有軍陣之勢

指麾便有軍陣之法

北史宇文深年數歲便累石為宮折草作旌旗布置行
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然如此後必
為名將

又李遠幼有器局嘗與群兒為戰鬪戲指麾便有軍陣
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群兒散走遠持杖叱之
復為向陣意氣雄壯殆甚于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
帥非常人也

隱慢恒之神色恬然
踐裾試之曾不顧盼

世說庾太尉夙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
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真隱

慢恒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 庾
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

北史梁西昌侯藻鎮雍州柳遐年十二以百姓禮修謁
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美之試遣左右踐遐衣裾欲觀
其举措遐徐步稍前曾不顧盼

